



花草竹木

全书囊括了二十余类植物花草，如牡丹、芍药、蜡梅、水仙等，不仅对其观赏价值、药用价值、使用价值等，一一进行了考证，而且对植物喻人品的传统文化精神更是做了精彩阐述。比如说到兰，首先对兰古今含义做了区分，古称的兰为兰草，今称的兰为兰花，随后通过引用各类典籍著作对兰的品种进行了考证，同时辨析了兰蕙的不同，并引伸了兰蕙作为高雅花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贵象征意义。全书都是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介绍这些花草竹木，信息量大，同时极耐推敲。



花草樹木

FLOWERS, PLANTS AND BAMBOOS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杨荫深 编著

事物掌故丛谈



花草竹木

杨荫深
编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草竹木/杨荫深编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4.5
(事物掌故丛谈)

ISBN 978-7-5326-4129-1

I. ①花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园林植物—介绍—中国
IV. ①S6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3979号

事物掌故丛谈

花草竹木

杨荫深 编著

责任编辑/朱志凌 杨丽萍 装帧设计/姜明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插页10 字数100 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129-1/K·950

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9226111

序

花草竹木种类之多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本书非植物全书，自然不能尽述；所述者，不过日常所见而已。然而各地风土不同，或在南方为常见而在北方则少，或为北方所习闻而为南方所未知，这种惟有采取折中办法，约略分述。又如关于果木之类，其花其木，亦有可采，只以本丛书另有《谷蔬瓜果》，在那里已经叙述的，在这里便不再重录，故如梅杏桃李、石榴芙蓉等，其花皆为前人所称赏，这里皆未曾提及，阅者鉴之！

以言花草竹木的掌故，亦惟略述此诸植物的由来而已。本书明非植物学或园艺造林学之类，故于形态栽培，不能详述，其性质一如本丛书的《谷蔬瓜果》。大抵《谷蔬瓜果》专载吾人日常所食的植物，本书则专重于观赏及实用的植物，虽间有数种亦可供食，然其重要部分还在于观赏及实用。药草一项，虽亦为吾人日常所见植物，究系性质特殊，且学涉专门，故本书概未叙述，仅芝参一类，以

向来认为仙物神品，略加谈及。本书内容，大抵如此，挂一漏万，自知不免，幸阅者教正，不胜感甚！

杨荫深 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

目 录 CONTENTS 目次

一 牡丹芍药 Peony 牡丹・芍薬	1	九 葛蒲蓍艾 Sweet flag and wormwood 菖蒲ノコギリソウ・ヨモギ	71
二 蜡梅水仙 Winter sweet and narcissus 蛎梅・水仙	15	一〇 灵芝人參 Glossy ganoderma and ginseng 万年茸・人參	79
三 辛夷玉兰 Magnolia コブシ・玉蘭	21	一一 芦荻 Reeds 葦・萩	87
四 蔷薇玫瑰 Roses 薔薇・バラ	26	一二 麻棉 Linen and cotton 麻・綿	92
五 海棠茉莉 Begonias and jasmines カイトウ・茉莉	33	一三 竹类 Bamboos 竹類	102
六 凤仙鸡冠 Garden balsam and cockscombs 鳳仙花・鶏冠	40	一四 松柏 Pine and cypress 松・柏	112
七 木犀芙蓉 Osmantuses and hibiscuses 木犀・芙蓉	46	一五 樟楠 Camphor trees and machilus trees 楠ノ木	128
八 兰蕙菊华 Orchids and chrysanthemums 蘭・菊	56	一六 椿栲 Chinese toon trees 椿・ニフウルシ	133

一七	槐 楓	Locust trees and maple trees	137
	エンシユ、 楓		
一八	桐 漆	Tung trees and lacquer trees	147
	桐、漆		
一九	楊 柳	Willow trees	158
	楊柳		
二〇	桑 柘	Mulberry trees	167
	桑、柘		
二一	椶 桐	Palm trees	174
	シムロ		
二二	荊 棘	Thorny undergrowth	178
	イハナ		

一

牡丹芍药

Peony

牡丹、芍药



鸟语花香

牡丹向称为花王，然其花于古未闻，六朝时亦极少见，至唐宋始为人所推崇，如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云：

牡丹一名「鹿韭」，一名「鼠姑」，一名「百两金」，一名「木芍药」，秦汉以前无考，自谢康乐始言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，而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谓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，则此花之从来旧矣。唐开元中，天下太平，牡丹始盛于长安。逮宋惟洛阳之花为天下冠，一时名人高士如邵康节、范尧夫、司马君实、欧阳永叔诸公，尤加崇尚，往往见之咏歌。洛阳之俗，大都好花，阅《洛阳风土记》可考镜也。

然牡丹实为我国原产，大约古时未加注意，故不见于载籍。至鹿韭、鼠姑、百两金之名，均见于《本草》，未详其义。牡丹亦不过示其花为丹色而已，别无意义。至木芍药据宋郑樵《通志·昆虫草木略》云：

古今言木芍药是牡丹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「芍药有二种，有草芍药，有木芍药。木者花大而色深，俗呼为牡丹，非也。」安期生《服炼法》云：「芍药有二种，有金芍药，有木芍药。金者色白多脂，木者色紫多脉。」此则验其根也。然牡丹亦有木芍药之名，其花可爱如芍药，宿枝如木，故得木芍药之名。芍药著于三代之际，风雅之所流咏也。牡丹初无名，故依芍药以为名，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为名也。牡丹晚出，唐始有闻，贵游趋竞，遂使芍药为落谱衰宗。

是因其花如芍药，且为木本，故得此名。但崔氏以为与原来的木芍药不同；郑氏却疑古所谓木芍药，确即牡丹，因为古时无牡丹名称，至后始有其名。今植物学家亦说草本者为芍药，木本者为牡丹，是两花实在相似的。

至唐宋时贵游推尚牡丹的情形，可阅当时人的载籍，以见其盛况的一斑。如唐李肇《国史补》云：

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执金吾铺官园外寺观种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数万元者。

又如唐康骕《剧谈录》云：

京国花卉之辰，尤以牡丹为上。至于佛宇道观，游览者罕不经历。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，每开及五六百朵，繁艳芬馥，近少伦比。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，遍诣僧室。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，相与倾酒而坐，因云牡丹之盛，盖亦奇矣。然世之所玩者，但浅红深紫而已，竟未识红之深者。院主老僧微笑曰：「安得无之，但诸贤未见尔。」于是从而诘之，经宿不去，云：「上人向来之言，当是曾有所睹，必希相引寓目，春游之愿足矣。」僧但云：「昔于他处一逢，盖非辇毂所见。」及旦，求之不已，僧方露言曰：「众君子好尚如此，贫道又安得藏之？今欲同看此花，但未知不泄于人否？」朝士作礼而誓云：「终身不复言之。」僧乃自开一房，其间施设幡像，有板壁遮以旧幕。幕下启门而入，至一院，有小堂两间，颇甚华洁，轩虎栏槛，皆是柏材。有殷红牡丹一窠，娑婆几及千朵。初旭才照，露华半晞，浓姿半开，炫耀心目。朝士惊赏留恋，及暮而去。僧曰：「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。无端出语，使人见之，从今以往，未知何如耳。」信宿，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，同来入寺，至有花僧院，从容良久，引僧至曲江闲步。将出门，令小仆寄安茶笈，裹以黄帕，于曲江岸藉草而坐。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：「有数十人入院掘花，禁之不止。」僧俯首无言，唯自吁叹。坐中但相盼而笑。既而却归，至寺门，见以大畚盛花舁而去。取花者谓僧曰：「窃知贵院旧有名花，宅中咸欲一看，不敢预有相告，盖恐难于见舍。适所寄笈子中，有金三十两，蜀茶二斤，以为酬赠。」

为了一窠牡丹，竟至设计偷掘，亦可见当时人爱好之甚了。至如裴度至死犹欲一视，如唐李亢《独异志》所云：

裴晋公度寝疾永乐里，暮春之月，忽过游南园，令家仆僮舁至药圃，语曰：「我不见此花而死，可悲也。」怅然而返。明早，报牡丹一丛先发，公视之，三日乃薨。

尤属奇闻。至宋时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云：

洛中风俗尚名数，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，随贫富自乐，于货利不急也。岁正月，梅已花，二月桃李杂花盛，三月牡丹开。于花盛处作园囿，四方伎艺聚集。都人士女载酒争出，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，引满歌呼，不复问其主人。抵暮游花市，以筠笼卖花。虽贫者亦载花饮酒相乐。

简直成为一种令节了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亦云：

洛阳之俗大抵好花，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花开时，士庶竞为遨游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，为市井张幄帘，笙歌之声相闻。最盛于月陂堤、张家园、棠棣坊、长寿寺、东街与郭令宅，至花落乃罢。

则又俨如花市了。此外宋人品定牡丹种类实繁，如朱弁《曲消旧闻》云：“欧公作《花品》，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，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。至张洵撰谱三卷，凡一百一十九品。大观政和以后，花之变态又有在洵所谱之外者。”此犹指宋时而言的，已达一百余种。至明薛凤翔作《亳州牡丹表》，则竟达二百六十九种之多，内又分神品、名品、灵品、逸品、能品、具品六类，可谓尽牡丹的品种了。至此类品种，欧阳修以为姚黄第一，魏花第二，他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云：

牡丹之名，或以氏、或以州、或以地、或以色，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。姚黄、左花、魏花，以姓著。青州、丹州、延州红，以州著。细叶、粗叶寿安、潜溪绯，以地著。一振红、鹤翎红、朱砂红、玉板白、多叶紫、甘草黄以色著。献来红、添色红、九蕊直珠、鹿胎花、倒晕檀心、莲花萼、一百五、叶底紫，皆志其异者。姚黄者，千叶黄花，出于民姚氏家。此花之出，于今未十年。姚氏居白司马坡，其地属河阳，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，洛阳亦不甚多，一岁不过数朵。魏花者，千叶肉红花，出于魏相仁溥家。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，斫以卖魏氏。魏氏池馆甚大，传者云，此花初出时，人有欲阅者，人税十数钱，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。魏氏日收十数缗。其后破亡鬻其园，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。寺僧耕之，以植桑麦。花传民家甚多，人数其叶者，云至七百叶。钱思公尝曰：「人谓牡丹花王，今姚黄真可王，而魏花乃后也。」

然此种品评，要亦为欧公游戏之作，未可定论，录之以示当时人对牡丹的爱好而已。亦可知花王之说，实始于宋。又牡丹有“天香国色”之号，此称乃始于唐，李正封诗有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。”当时以为传牡丹诗最得神者，见《全唐诗话》。宋周必大的天香堂，明周王的国色园，皆为植牡丹而起这样名称的。此外又有“富贵花”之称，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所谓：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与牡丹相似的有“芍药”，此在上古已有之，《诗·溱洧》所谓：“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以为：“芍药犹婫约也。婫约美好貌，此草花容婫约，故以为名。”宋罗愿《尔雅翼》则云：“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药，故独得药之名。”盖古有芍药之酱，合之于兰桂五味，以助诸食。如汉枚乘《七发》“芍药之酱”，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“芍药之和”，皆用作调食。今医家亦以其根入药用，有利小便下气止痛散血之效。

芍药在《本草》又有别名，云一名“白木”，一名“余